

張大千傳 (二九)

承先啓後

周企何妻子筱鶴卿，和企何同爲川劇名角，突然病逝，大千頗感意外，他在輓聯中寫：

「游戲人間，一笑憐兵解；團圓天上，三生卜月圓。」又以悲痛的筆調旁注：

「鶴卿夫人以瘤疾割治於某醫院，誤於庸醫，遂至不救。彌留前始移還其家，向企何作慘笑而逝。安仁悼亡，奉倩神傷，企何企何，吁可悲矣！謹製挽詞，兼以爲唁，大千張爰再拜。」（註一）企何爲一介寒士，醫病、治喪處處需款，大千以銀元一百，作爲奠儀，略表朋友之義。

大千自西康歸來後，一面在成都西郊金牛壩，經營屬於自己的棲身之地「稅牛庵」，一面在東北郊昭覺寺從事創作和授徒。

北宋畫猿大師易元吉的作品研究比較，以求突破。

據大千上海弟子糜耕雲在〈聲畫昭精 墨采騰飛——緬懷先師張大千先生〉（註二）文中記述：

勝利後大千在上海的展覽共有三次。

三十五年十月初，在大新公司七樓展出，以臨摹敦煌壁畫爲主。

三十六年五月，展於中國畫苑，以近作爲主，有六件臨摹敦煌壁畫。

第三次，民國三十七年五月，仍在中國畫苑。耕雲文中特別記述這次畫展的輝煌成就：

「第三次是一九四八年五月，地點也是中國畫苑……這次畫展展品精彩奪目，鑒賞家和同行無不嘆爲觀止，訂購的紅紙條貼得滿堂紅，我也訂購了七件精品；還有預約復畫的。其中有九件是非賣品，尤爲精湛，堪稱傑作，皆被當時富豪重金購去。……」

連非賣品，都被情商重金購去，可見大千作品受歡迎的程度。

另有藝壇人士爲文描述，畫展揭幕後，觀眾潮湧，無論標價多貴，爭相訂購的巨商富賈，了無吝色；有些畫重訂達四、五件之多。單以藝壇名宿吳湖帆，便獨購六、七件。有人估計大千這次畫展收入，當在黃金一百五十餘條。



王家誠

就西康旅游的詩、畫稿和照片，畫西康景物系列，是首要的工作。應許偕遊西康楊孝慈的十二幅《西康游履》冊頁，亦已著手繪製；農曆九月的成都「張大千康巴西游紀行畫展」的準備工作，即將告一段落。

不過訂於三十六年冬舉辦的漢口個展、泰國個展，及計畫中的三十七年五月上海個展，都使他忙碌不堪。

如果西康行前在上海舉辦的「大風堂門人畫展」，和「張大千近作展」都計算在內的話，他半年多創作數量之豐，畫展頻率之高，放眼海內外，鮮與倫比。

其中值得一提的，爲了充實「稅牛庵」的寵物，在泰國展出期間，他特地托友人爲他物色兩隻泰國白猿養在園中，供他和弟子觀察描繪，也不時找來

耕雲在另文中談到，這次展出，工筆重彩作品佔了主要部份。

探討大千此期作品面貌一新，且多工筆重彩的原因，跟他敦煌面壁和戰後所收藏的古畫有關，其中影響他最大的莫過於顧闓中的《韓熙載夜宴圖》，和董源的《江隄晚景》、《瀟湘圖》。

民國三十七年春天，所作《仿唐人龍女拜佛》、《文殊菩薩》、《普賢菩薩》（註三），和《仿莫高窟唐人壁畫》群像（圖一）等，可能就是爲當年五月上海展準備的精心之作。



圖一 大千畫於三十七年春月的〈仿莫高窟唐人壁畫〉

以前大風堂買來及賣去的名畫雖多，所藏多為宋、元、明以下名蹟，五代董源一幅〈風雨出鵝〉，算是頂尖的鎮山之寶。

但勝利後分別在北平、上海所收藏的董源〈江隄晚景〉、董源作品中被視為珍品中的珍品——〈瀟湘圖〉，和南唐畫苑待詔顧闳中〈韓熙載夜宴圖〉，使他如虎添翼。

這幾幅鈐有大千〈南北東西只有相隨無別離〉閒章的名蹟，還有另一層意義，就是跟他鑽研、臨摹達兩年多的莫高窟和榆林窟的北魏、隋、唐壁畫，在思想風格上，可以銜接和印證。

以他題款署「千里」（趙伯駒）的〈六馬圖卷〉為例：

「此唐人筆也。敦煌諸壁畫可證。世傳唐畫烜赫者，無如韓幹〈照夜白〉及〈雙驥圖〉（按指〈牧馬圖〉），一為李後主題；一為道君題，皆不及此卷意態之雄且傑。酒清高宗既知千里款印俱偽，而猶以為千里者，何耶？」（註四）

由此可見他一貫的信念，正如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所作〈臨撫敦煌壁畫展覽序言〉中所堅持的，敦煌壁畫是中國繪畫的正統，足以補畫史的不足：

「今者何幸，遍觀所遺，上百元魏，下迄西夏，綿歷千祀，極構紛如，實六法之神皋，先民之榦架。原其飆流，固

堪略論：兩魏疏冷，林野氣多；隋風拙厚，窺奧漸啓；馴至有唐一代，則磅礴萬物，洋洋集大成矣。」

視唐畫為最高標準的大千，論到五代、北宋、西夏繪畫，不免擲筆三嘆：

「五代、宋初，躡步晚唐，跡漸蕪近，亦世之多故，人才有窮也。西夏諸作，雖刻劃板鈍，頗不屑踏陳跡，然以較魏、唐，則勢在強弩也。」

序文中，大千許下未了心願：

「他日稍暇，當再盡其所作，俾吾國二千年來畫苑藝林，瑰璋奇寶，得稍流布於人間，而欲知宗流派別之正者，亦屹然當有所歸。」（註五）

大千初得夜宴圖時，狂喜之下，曾以雙勾著色法作〈秋江冷艷〉圖，把遲遲珍藏於大風堂的夜宴圖，比擬為深秋綻放的笑容，題詩畫上：

「江上秋風花及時，裊霜灑露見清姿，東牆桃李無言語，却悔先榮不速遲。」

晚年重對〈秋江冷艷〉圖，悔恨、悵惘交織下，拈筆重題：

「此畫為予四十七歲初得夜宴圖時所作，世亂未已，夜宴圖亦復失去，故鄉亦不得歸，展對愴然。爰翁庚戌七月初七日記。」（圖一）

庚戌，民國五十九年，高齡七十二歲的大千，為糖尿病和白內障所苦，正



圖二 民國三十四年大千初得〈夜宴圖〉，作〈秋江冷艷圖〉表達對夜宴圖的珍愛。

在巴西八德園中療養。

前文曾經提過的，大千效法三幅董源筆法所作〈山寺浮雲〉，作於三十六年農曆九月初八。九月初九，又以董氏筆法作〈春城疊嶂圖〉，題：

「西來疊嶂擁春城，出郭徐看島嶼明，笑拂當年題勝處，青山留得飲中名。丁亥重九，蜀人張爰。」（註六）

米芾《畫史》中，盛贊董源：

「董源平淡天成，唐無此法，在畢宏之上，近世神品，格高無與比也。」

畢宏，河南偃師人，唐明皇時代御史，擅畫古松奇石；米芾心目中的董源山水成就，高於唐朝盛世的大師。大千勤仿董源，意思是由董源上溯唐代的繪畫成就；他反覆在夜宴圖中尋求靈思，

目的也在此。他想身體力行，從早年的仿清、明、元、宋畫風，直接到五代、唐，乃至莫高、榆林兩窟的殿堂。

他提倡畫邊疆服飾及時裝仕女、寫生花卉、山水，主張汽車洋房也可以入畫，無非認定繪畫自古就具有描寫現實意味。他的復古思想，不僅復興古畫的技法和色彩，也要復興古畫的時代性、地域性、民族性和寫實精神。

三十六年初冬，大千再度前往北平，和于非闇、徐悲鴻、齊白石等友人歡聚之餘，也感受到北方的緊張氣氛。

因內戰而從東北入關的難民、流亡學生和潰散入關的國軍，充斥於北平城內。寺廟、廢棄的宅院和舊王府、乃至城樓、城門洞，都有流亡學生群居的蹤影。到了酒樓飯店，也有戴臂章的學生來往其中，向食客勸募救濟難民的善款。

流亡學生，曾因被北平市議會指為東北教育當局派遣入關套領公費，應嚴加篩選；分派入學和入伍兩個途徑，因而抗議遊行。請願隊伍先到議會，後到東交民巷的議長公館，結果因受挑撥而遭鎮壓的軍隊開槍射殺，死傷兩百多人，造成嚴重的流血事件。

接著，在北平幾所大學學生支援下，流亡學生隊伍高舉紙糊的巨斧遊行，要求懲兇、復仇及復學。

孫、秦仲文等也為文響應。

半個月後，由學生代表召開記者會，提出反駁，並散發書面文章〈新國畫建立之步驟〉，闡明悲鴻國畫革新理念和措施。

十月十八日，其時大千可能尚未抵達北平，徐悲鴻、齊白石和張大千的作品，先在天津永安飯店，作為期一週的聯展。

大千到達北平前後，徐悲鴻再娶妻子廖靜文，喜獲掌珠，是悲鴻的次女，悲鴻自然喜不自勝。從某方面說，大千成了他的及時雨，他為了確立在北方藝壇及藝術教育界的地位，聘大千為藝術名譽教授，為了友情，大千欣然接受。

種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亂象，打消了大千在北平購宅定居的原意。

受聘接長國立北平藝專的，前中央大學藝術系主任徐悲鴻，此際也很感困擾，他的新派作風，正遭受到部份同仁和輿論的攻訐。其次是校舍狹小，擴展極度困難。

悲鴻受命之後，赴任之前的招兵買馬階段，就明告他要聘為教務主任的畫家吳作人：

「吾已應教育部之聘，即將前往北平接辦北平藝專。余決意將該校辦成一所左的學校：」（註七）。

徐伯陽和金山合編的《徐悲鴻年譜》中，民國三十五年部份記：

「八月初，就任國立北平藝專校長，首先對敵偽時期被開除的進步學生一律恢復其學籍，將原有教員中，凡落水失節或無良才實學者，一律停聘。」

立意使學校左傾、人事大換血、被開除的學生復學以及堅持無論國畫、西畫和雕塑組的學生一律加強素描訓練；高倡即使學國畫的，也不能不了解西畫，風格不能千篇一律，要建立個人風格……

兩個月後，三位國畫組兼任教授罷教，指責悲鴻有「摧殘國畫，毀滅中國藝術」之陰謀，並提出改善國畫組設施的四項要求。北平美術協會成員徐燕

悲鴻希望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能在擴充校地一事，多多幫忙，請大千在東受祿街「靜廬」寓所內，畫一幅荷花，表示對李宗仁的敬意。大千即時揮毫作潑墨荷花，以白描手法所畫的出水芙蓉，看來格外清新，使廖靜文禁不住也請大千畫幅同樣高六尺寬三尺的荷花給她，大千欣然應命，使初為人母的靜文十分高興（圖三）。悲鴻則畫一幅〈奔馬〉贈李氏。

分別在漢口、泰國舉行畫展之後，大千飛到上海，住在李秋君家中。秋君以端正的楷書為他題署贈楊孝慈的《西康游展》畫冊和十二幅畫的目錄。此冊和《大千居士近作》第一、二集，先後



圖三 張大千贈徐悲鴻妻子廖靜文的潑墨荷花

在上海出版。

在上海停留未久，大千即返回四川過年，並積極準備糜耕雲所說的，三十七年五月，在上海的勝利後第三次個展。

農曆新年的鞭炮聲中，大千和家人玩賭博遊戲。

大千三女兒心裕，在〈此恨綿綿〉（註八）文中，回憶大千在家過年的玩法：

「對詩」和「對字」，是主要的玩法。對詩，是大千出上句，學生和子女對下句，或者大千在詩句中空下一個字，讓大家填充。對字，由大千說出一個字，大家選出同音、同義字的為贏；贏的自然有獎。

滿室歡笑聲中，大千忽然想起一件歷史掌故：



圖四 張大千戊子新歲作〈楊妃戲鸚鵡〉

唐明皇天寶年間，嶺南進獻聰慧的白鸚鵡一隻，明皇和楊貴妃叫牠「雪衣女」。明皇閒著與嬪妃及諸王兄弟博戲，將輸時，只若喚聲「雪衣女」，鸚鵡立刻鼓翼飛來，把賭局攪亂，在明皇大笑聲中，拉平了賭局。

大千乘興拈毫，作〈楊妃戲鸚鵡〉白描，後識：

「戊子新歲，與家人博戲為樂，因圖此以記一時興會。大千居士爰。」（圖四）五月畫展前，大千偕四夫人雯波、侄女嘉德蒞臨上海。其間，大千以二十多方「龍角章」請方介堪篆刻。

刻龍角章，對方介堪也是件新鮮事。黝黑的角質，帶有清晰的紋理，感覺細潤，並有種奪目的光采。

據大千說，民國初年甘肅發生一次

山崩地裂的大地震，在下陷有數十丈的山谷中，發現一條二十多丈長的爬蟲化石，頭骨上長著一對三尺左右的黑角。和大千有姻婭關係的將領聞知，派兵取下，一部份作成裝飾品，餘者製成印材送人。方介堪刻時，崩落的粉屑用來磨汁，帶著一股奇香，介堪一氣刻完，印文多採蟲鳥古字，大千喜稱介堪為「屠龍能手」（註九）。

△ △ △ △ △

民國三十七年夏，大千在上海與謝稚柳、梅蘭芳及吳湖帆的交游，是既快慰又值得回味的事。

戰後第三年，三十七歲的謝稚柳任教於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，客居上海虹口溧陽路，室名「定定館」。

出身名伶世家的梅蘭芳（畹華），出道時年僅十一歲，十九歲（民國二年）在上海演出，轟動了整個上海。其後兩次應邀到日本公演，一次赴美公演，並獲得南加利福尼亞大學名譽文學博士。戰前又遍訪蘇聯和歐洲，使他的演藝事業如日中天。七七事變之後，北平、上海等地相繼淪入日本手中，蘭芳曾居留香港和上海兩地。擅演虞姬、楊貴妃、穆桂英和〈游園驚夢〉中杜麗娘的梅蘭芳，毅然留起鬚鬚，表示不在日、偽統

治上演戲，使人肅然起敬。直到抗戰勝利，才在上海重登舞台。

稚柳、蘭芳不但參加在秋君家中舉行的歡送大千回川宴會，合影留念，並回到吳湖帆家中揮毫為樂。湖帆畫蘭，跟齊白石學過畫的蘭芳寫梅，張大千當場賦〈浣溪沙〉一首，詞中妙含梅蘭芳的名字和吳、梅二人的高超技藝：

「試粉梅梢有月知，蘭風清露洒幽姿，江南長是好春時。珍重清歌陳箬落，定場聲裡動芳菲，丹青家筆妙新詞。」

稚柳把大千〈浣溪沙〉更易數字後，題在吳梅合作的畫上。湖帆則另題〈蕙蘭芳〉，贊蘭芳的藝術造詣和氣節：

「歌散舞零，訪重奏大晟新樂。聽笛裡陽春聲轉，斷腸似續，韻餘嫋嫋，綴一字一珠盤玉。嘆定場信息，正是江南花落。」

漸筑蒼涼，瑛茄哀怨漫賦榮辱。忍絲管昇平，珍重翠華舊曲。江山無恙，怎堪痛哭？金縷長，千載繞梁猶昨。（用清真〈蕙蘭芳〉引律）湖帆後識：

「丙戌（按三十五年）初冬，畹華同庚兄重整粉墨，以挽十載亂離，歌壇頹風，庶望昇平於元音也，因製小詞博粲，吳湖帆畫並識。」

此畫由梅蘭芳攜歸，藏於「綴玉軒」(註十)。

其後，大千常贊蘭芳藝術修養深，大度而有氣派。知道他要帶朋友一同欣賞他的演出，雖是一票難求，但蘭芳一送便是二十張一整排好位置戲票。還說用不了沒關係，我知道你看戲，喜歡坐寬鬆些(註十一)。

民國七十二二年，大千生命的末季，梅蘭芳之子梅葆玖從香港託友人帶信表示蘭芳、湖帆已相繼物故，四人合作書畫和詞也已失去，祈求大千能補寫〈浣溪沙〉時，大千百感交集，老淚縱橫，不僅書詞、記述往事，連吳湖帆的詞、記也一並憶錄。

△ △ △ △ △

大千女弟子潘貞則〈從師散記〉(註十二)憶述，大千於三十七年五月九日(農曆四月初一)，在上海萬壽山酒家接受門人祝賀五十壽誕後，六月五日在徐雯波、侄女嘉德，和幾位上海弟子陪伴下，乘民生公司客輪溯江入川；大千傳記作者李永翹，則記為四月底自滬乘三北公司接待專輪返蜀。證以大千對另一位傳記作者謝家孝自述，他五十歲生日是在成都度過，並在車禍中險遭不測，則以李永翹說法為是。

「先將一種花從茁萌抽芽，發葉吐花過程中的印象一一傳出，艷姿嬌態和生長的意味都要充足。」

北平弟子俞致貞回憶：

「我曾見他在庭院中畫含笑梅，因為過去沒畫過，在畫之前他先解剖一朵花，將花瓣、花萼、花蕊都一層層擺在圖案上，看清弄懂，才不致概念化。再選擇姿態美的花枝作畫。寫生時他不單在意畫花和葉，還注意花的幹，他認為花幹是花的主體，木本要畫得挺拔而秀發，又不過太僵直；草本要有柔脆婀娜的姿態。」(註十三)

成都弟子王永平，拜師後大千先讓他在沙河堡五福村藍氏牡丹園中寫生花卉，接著到昭覺寺寫竹。大千想起他內江老家一帶有「重台蓮」，是荷花中的珍品，又命他專程前往畫了半個多月。

隨大千自上海入川，擅於古琴的葉名珮，被安置在稅牛庵學畫，大千表示，女生心細，應學畫人物，不但指導她在人物畫上下功夫，並讓她勤練趙孟頫的字。

從潘貞則、俞致貞、王永平和葉名珮例子可見，大千在繪畫方面對師古人、師自然造化 and 個性表現，力主不要偏廢，教法認真詳細，而且能因材施教。

正當教學、創作在平靜中進行之

船長楊鳳洲特意為他在駕駛艙設置畫案，可以隨時寫生江景，分贈船長和船員；描繪采石磯的一段，便為楊船長所有。馬當、北固、金山、焦山、小孤山……大千下筆如風，依次勾畫，也隨時指點學生畫法，講述沿岸歷史故事。

六月十七日(?)到達成都，把學生安排在昭覺寺中。心智、心瑞和四川、北平來的學生，也多半安置在這幽深靜僻的古寺之中，跟大千像苦行僧一般鑽研繪畫。過了一個時期，他又手抱白猿率領他(她)們到青城山避暑寫生，並答應擇期同往敦煌，參觀莫高窟壁畫和敦煌藝術研究所。

這時，金牛壩的稅牛庵大致已經修建完成，昭覺寺無異成了大千創作和授徒的畫苑，他仍保有東郊沙河鋪的家，是大夫人曾慶蓉住的地方。凝素、宛君住過昭覺寺，稅牛庵築成後，推測黃楊徐三位夫人，可能均移住稅牛庵。

他教授學生非常認真，除了為他們詳細分析古畫思想、技法、賦色之外，也提供他們臨摹古畫。

習作前，他不厭其詳地示範講解：「勾稿必須如畫白描，筆筆嚴謹，不能草率。」

「學畫第一重要的是勾稿練線條。」等，都為潘貞則留下難忘的印象。

花卉寫生前，他告訴學生：

際，忽傳甘肅省議員提案調查大千破壞敦煌壁畫、盜取文物，甚至指責常書鴻所長盜賣壁畫和用人的缺失。不僅影響了大千情緒、取消帶學生前往敦煌的計畫，還禍不單行的發生了家變。

文註：

- 一、《張大千全傳》頁一八九。
- 二、《張大千的生平和藝術》頁一五三。
- 三、〈龍女〉，見《張大千的世界》圖二三五。〈文殊〉、〈普賢〉，見《張大千書畫集》圖十八、十九，天津人民美術社(書畫文物藝術館香港珍藏)。
- 四、《梅丘生死摩耶夢》頁一一四。
- 五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八頁十八。
- 六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九五。
- 七、《徐悲鴻年譜》頁一八七。
- 八、《張大千的生平和藝術》頁三〇六。
- 九、《張大千全傳》頁三〇〇。
- 十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四頁十一。
- 十一、謝家孝著《張大千傳》頁三四九。
- 十二、《張大千生平和藝術》頁一四七。
- 十三、《張大千紀念文集》頁一七八(張大千老師的花鳥畫藝術)。

圖註：

- 一、《張大千書畫集》(香港藏)圖二十一。
- 二、《張大千九十紀念書畫集》圖十三。
- 三、《中國近代名家畫集——張大千》圖七八。
- 四、《中國近代名家畫集——張大千》圖七九。